

182

10

24

第三十五回

此回單爲書童出色描寫也故上半篇用金蓮怒罵中觀出
下半篇用伯爵笑話中點醒也

伯爵者乃作者點睛之筆也看他于此回內描寫書童一篇
曲曲折折文字只用伯爵一笑話明白說出使通身皆現即
如後來山洞戲卷嬌西門惱桂娘心事用伯爵數白話點明
如此等類不可勝數故云伯爵作者點睛之妙筆遂成伯爵
之妙舌也

平安吃醋固宜受禍書童以聽觀搖手亦被牽連內又插來
安過子來興作耍賣四種料終以玳安作收圓爲書童沽寵
作襯是又借此爲玳安一描身分也席間必用伯爵打賣四

一錯一者見伯爵薦人純是貪利子西門家毫末着意小人
心意固是如此二者見賁四一向撰錢已露驕矜宜乎有錯
而王六兒即使上手較之賁四嫂尚候遲遲故賁四先須讓
韓道國一着也

希大一唱內于賞男寵時已露王六兒消息此所以爲希大
也然唱亦精絕

末又于打燈籠一段閒情照出金蓮之恨且收拾諸僕借問
棋童使書童奏童玳安平安色色皆出而獨于問春梅時一
語結出書童使層上爆出之花又層上收籠八來真千古的
史筆可惜令之老死床下作裨官野史悲夫我當爲之一哭

第二十五回

西門慶爲男寵報讐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

詩曰

娟娟遊冶童

結束類妖姬

揚歌倚箏瑟

艷舞逞媚姿

貴人一盡惑

飛騎爭相追

婉變邀恩寵

百態隨所施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
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
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
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
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這起元棍如何尋這許

金條
燒僕人
像墨子
不智
酒壇
記足誰

多人情來說，豈是官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地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暖着他。書童子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早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不肖子弟皆如此，惡俗。

禍患每從勉強得

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菓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厮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几兩銀子，大胆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舖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听了，暗記在心，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是還沒來家，說罷，進到所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問道：「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

安懷

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作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拿了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炕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掀了个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揷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裡他和書童在窗外听觀

海平

書童小的出來留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

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听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听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

原諒

金蓮使春梅前邊來

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書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

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

听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

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兩嘴兒說道你們悄悄

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伸睡在

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畧備備兒

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扯起你來西門慶怎禁

房了頭

小子均

忘

吃了佐料須

批霜

們沾身睡

才臭屁股叫

床睡呢西門

有聲響仍未

折辱於身

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
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裡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知道幹的
什麼繭兒恰是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桌子根前堆寫字他爹
便倚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怕
有鍋鏟吃了他的是的心醋賊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
和那奴才平白關上門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
到晚夕還進屋裡和俺每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
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擰在床
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机密語言什麼三隻腿
的金剛兩個鯨角的象怕人聽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
个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是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
不教我和野漢子耍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
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拿
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鴛紗
片子拿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
上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几疋尺頭一
疋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
麒麟補子尺頭兩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
段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拿帖段
子舖討去罷帶慚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
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
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拿與金蓮瞧隨姐姐揀

蓮花兒不
樣手之德
兒那得不
頭牙

似此必自
又以此又
九牙

則不以此名

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取去
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
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
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在
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所上見
桶子悶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
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
大娘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沒甚話
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
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桶子推開進八所內在椅子
上就坐了眾小廝也不理他繇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

迎春托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
所上坐着迎春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哥哥在
家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臉見白賚
光頭戴着一頂出洗覆盞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
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襖白布衫腳下鞞着一雙作板唱
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插着一雙一碟子蠅子打不到
黃絲轉香馬櫪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如此見琴童在旁伺候就
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
廂房裡去了白賚光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
謝厚意我也常不在家自逐衙門中有事如此白賚光道哥這
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所問事到朔

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

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虛明日官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

遠去不成虛後日又要打所接新巡按實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

公子又選了駙馬虛童太尉侄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

命書官事一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日通平苦的了不的說了半

日話來安兒纔拿上茶來白賚光纔拿在手裡吃了一口只見玳

安拿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堂刑的夏老可多來了外邊下馬

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

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到所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

个叙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拿了兩盞茶來吃了夏提

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听姓會乙未進士

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

你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

尋个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

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个菴觀寺院或是人家生園亦

好教个厨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

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實去衣裳那白

賚光還不去走到所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

沒往會裏去把會來就散了可憐子弟兄如此冷○以○無○味○去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

事應用○作○什○麼○又不曾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十

人到沒个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

了个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
咱哥做會首時還有个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
沒的說散便散了罷那里得工夫幹此事人情遇閑時在吳先生
那里一年打上个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
來對我說几句話捨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
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棹兒拿了四碟小菜牽葷連
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
又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几鍾白賚光纔起身西門慶送
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
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所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
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

的就是三四个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說的臉
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
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
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
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所上榻子坐下落後不
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胆子
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急令左右
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
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个套上拶
指只顧擎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回爹不在他
娘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上稟道拶上了西門慶道

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
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
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與忍心西門慶罵
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
壞我的事休吹倒我耳朶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
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盡童兒在旁邊說道把
這小奴才拿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猪兒似怪叫
乃如此小人得志這裡西門慶在前所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
來往後走剛走到大所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
後听覷金蓮便問你在此听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听他爹
打平安兒連盡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

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頃他放進白
簪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簪光來敢是爲他打
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
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雖如口却那棋
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
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林林小廝攪
了人家說事几兩銀子買兩盒噯飯又是一罈金華酒掇到李瓶
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纏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言
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插弄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
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閑着就在窓下站着了蠻
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

勝子當飯吃
不能得也

這批霜月

打的勝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男脚
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
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肚帶兒偏歡
喜的只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
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烏眼雞一
般每語必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
今相他哩三姐你听看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
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在書房裡今日我使春梅叫他
來誰知人在窓裏和賊蠻奴才閑着門兒哩春梅推門入去說的
一个个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保力數罵了凡句他只顧左遮
右掩的先拿一正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
樓上尋去賊人胆兒虛自知理虧拿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
親自來伏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
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伏了半
日我絕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我願世世不玉樓道這也罷
了也是他的保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
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
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官的是一時得意話玉樓
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軌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
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螞蟥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
个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
兩個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螞蟥

烏雞何

道張

怕

氏至此作者
能獲虎也

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
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
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
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賚
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
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閑着膝子坐豈賢婦人話平白有要沒緊來人
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吊下炕來了望
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
圍邊吃螞蟥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
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螞蟥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螞
蟥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金蓮取死在月娘道這咱
晚那里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
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
中之話這里吃螞蟥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賁四來與
衆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爲甚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甚麼來
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平安道早是頭裡你看着我那
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
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还躲在廂房
裡又不肯去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打我這一頓你說我不
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教
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
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

病把額根軸子爛弔了天下有沒廉耻皮臉的不想這狗骨禿沒廉耻來我家鬪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家裡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了的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玳安在舖子裡飽頭飽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驚的我慌虧你还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还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局金湯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得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

與春梅

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總學閑閑他又會

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人進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撥了一梭子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拍頭套在梭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餛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还不吃這里前边小廝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礼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一語接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生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

長春晚生

乃玉如也

人哉晚生

朝都不媽

人否則何

一皆以爹

或其媽如

夫不負伯爵

合儀

好兒子

腹不成

饌金華酒一隻水晶鶩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鱔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里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没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友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回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鶩酒別的禮都令抬回去了教小廝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

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顧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鶩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與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上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開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桌上擺了許多下飯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才那里有

人如
為樂至今
也亦不少以
人

以名伯爵

堂必不來

也之大可不容

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
們都吃了剩三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擺幾個來今日娘
們都往吳姑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蟹上
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畫童兒斟酒說
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
日你好友唱個兒我總吃這鍾酒那畫童總待怕着手唱伯爵道
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搭畫裝扮起
來相個旦兒的模兒總好總是奉承却能因時致宜故妙那畫童在席上把眼只
看西門慶的聲色見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才專一歪廝纏人
因向畫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
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定
往後間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點點面前一件
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
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如個女子
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
音在旁唱玉芙蓉道名曰西門家之物不有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眉兒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
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為你數歸期畫損
了掠兒已寓逃走消息然又道出本意令人愛聽乖呀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
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些唱都聽熟
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

一味作優
不作才

十八歲今

身边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到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為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壻小壻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曾吃妙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個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門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那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個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個曲兒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裡說罷不一時賁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下玳安又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子賁四道前一層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

誰的
錯
一箱
念

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

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

看羅存兒如今手裡弄得沒錢了。你若果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

罷了、冷手搥不着熱饅頭、西門慶分付賁四、明日拏了兩錠大銀、

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

理會良久後邊掣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

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

盤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絕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往前邊六娘屋

裡取個骰盆來映襯好酒不一時取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

先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裡哥哭哩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

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叫個小厮擎燈籠接去因問那

兩個小厮在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燈籠接去了

描先處刺金
伯爵見盆內
放着六個骰
兒卽用手拈
着一個顛

更意

話令人不
明白多矣
底面伯之
這巧話兒大

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
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
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
不諱便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
帶驕意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
缺着行房的道理旁边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
小的補了罷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
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所見此言謔
把他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
檀木靴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可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
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

賁四總待擎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

我問他說是窩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声一個金蟬
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
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捧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
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姦
也篩上听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
主門首徒弟把繚兒鬆了些吊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
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一語點西
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才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先到前边又叫了書童擎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
瓶兒瓶兒听見說家裡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

辭來家吳大姑二姑子那里肯放好友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姑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没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姑子纏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况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里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擎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擎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擎了兩個來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放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没拿燈籠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拿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

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燈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拿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你看玳安恁賊猢猻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道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还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四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腳兒踢兒見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牙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厮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

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多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擎了來哥兒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差了冷竈上着一把兒

熱竈上着一把兒絕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

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

去了那玳安對着眾人說我精攪氣的營生平白爹使我接去却

被五娘罵了焦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

爹在那里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

楊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戴着醉的

相線兒提的不堪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不堪書童便

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不堪西門慶悄不堪使琴童兒抹了伯爵

一臉粉不堪又拏草圈兒從後邊悄不堪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蓮和

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

把醜都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

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

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說

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耻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

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

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再沒法處前邊

其氣恨我

道此時若有

狗也拉來一

洗淨眼

見那雀兒

要他的雀

先在那

笑他沒錢

小也凡公

不物

道此時若有

狗也拉來一

其氣恨我

映前

對爹說了，自己出門，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了。我說又是沒

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是誰的

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

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林林奴才穿。一語結住書童一篇文字說畢，見西門慶

不來，使性兒閉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撰錢，

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工行令

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

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有梳篦應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

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

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

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頓茶，打發賁四

出門。拿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沒波兒沒布，

四這狗嘴的，我與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在碗兒就不用着

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

主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又明我前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

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

疋布勾孩兒們冬衣了。正是：可憐哉孩兒們

祇恨閒愁成懊惱，豈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此回乃作者放筆。一寫仕途之醜。勢利之可畏也。夫西門市井小人逢迎翟雲峰。不惜出妻獻子。何足深怪。乃蔡一泉巍巍榜首。甘心作權奸假子。且而矢口以雲峰爲榮。止因十數金之利。屈節于市井小人家。豈不可恥。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之一人。而借此以醜之也。

安郎中蓋作者借之作陪客。以結書童之餘文也。蓋此書每傳一人。必伏線于千里之前。又流波于千里之後。如宋蕙蓮既死。猶餘山洞之鞋等是也。今書童于上兩回已極力描寫。此處若猶必呆寫。便非文理。若便置不寫。文情又何突然無餘韻。故于請蔡狀元時。用安郎中作陪。而今其有龍陽好閑。

不知
不免
金一子

中又將畫重點出餘韻也作者用意蓋如此看官知之乎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詩曰

既傷千里目

遠驚遠去魂

豈不憚跋涉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搗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捎了一封書札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管家寄來與西門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听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寫小人之態如畫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

不修心哉
此豈
不修心哉
不修心哉

一筆提
官的

人情也該感
理當如是

不和金蓮
也愿意

不和金蓮
你還有

不和金蓮
你還有

不和金蓮
你還有

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
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
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
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
舖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
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
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寫逢迎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友
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
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
樣兒與他去罷。不嫌出妻獻子月娘道：我說你是不火燎腿行貨，
子這雨三個月，你早些計將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也看個真正女

子去也好。那了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
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漿？比不得買什
麼兒，拿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
同也。等這媒人慢慢尋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
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
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
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几時完畢。然則月娘非一味老實者
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
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塲。西門慶笑道：說的有
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
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几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

也

上敘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

礼当村頤
不可嘆
知古人
情即

喜此若

儀為教

不道路費

缺款此教

以錢清然

首矣

尊諱是難字

若此則不必多

忘其君

衣書君

君臣不臣

說道京師翟雲峰甚是稱道賢公閱閣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

未能謹候今得晉拜堂下為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峰

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軒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屬望乞寬

看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

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學

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

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

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抬舉雲峰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

任理刑實為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

叙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

家二公不棄蟬居伏乞暫駐文旂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

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

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臺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

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抬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

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

今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

旦叫甚名字內中一個說道小的粧生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

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

們是那里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

扮了來唱個我們听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

女不敘梳與他教書童也裝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

第一奇書

三十六回

五

胡慥

三敢重
日所加也
信問賊
便知

唱香囊記大所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
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
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伶書童安進士叫上去
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又為書童描寫蔡狀元又叫別的
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个朝元歌花邊柳邊荷子
孝答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
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口短比堂萱
空勞魂夢牽洛陽近遠几時得上九重金殿刺入宦海

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的王環記因德浩無邊書童
答道此是白眉字小的記且道唱道

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種玉藍田

又刺人眼
夫心目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見爾
个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回捲棚

內下棋令小廝拿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
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

豈有此理因問蔡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
寺寄居是欲留西門慶道如此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

手下從者止留一二人答應其餘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席可兩
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優何當下二人一

京供養上
那能不哭
此一躍竟
今令人不
作其奈何

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歇去明日早拿馬來接眾人應諾云
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着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
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
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
省親路費缺少正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峰尊命一定先
領反說雲峰狀元掃地矣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三人
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雪洞內裡面煖騰騰掌着灯烛小琴
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焚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
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人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
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拿住南腔拍手唱了一个又白插安進
士听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
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紅衫紅裙金釵兒高擎玉簪捧上

酒又唱了一个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

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就安雨个小厮答應

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

夫轎馬來接西門慶所上擺酒伺候飲下飯與鄉下人吃教雨

个小厮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

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合香三百領絹一端白金三十

兩蔡狀元因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教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

厚腆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贐表

情而已老先生榮歸寶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

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

可憐可怕

我已淚成

日不能止蒼

笑淚窮

相別說道生策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
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又爲後西門慶道學生蠅
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
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

功名方信是男兒

朝廷設官以分其職役而受署令
于家有榮子民有賴方合居官之
如因居官不得一假父自己情款
稱曰子
竟忘自己母心步步自古至今
此事頗
難飽實爲世道一大哀大痛云云

第三十七回

此回乃一百回作結之因也夫愛如不上東京道國何由遠
遁道國不遠遁又何由于大馬頭遇守備府之陳敬濟愛姐
不遇敬濟何由改過而守節哉然則趨奉翟謙猶是易解之
意

王六兒者予固云效潘六兒之尤而特甚者也然而撮合必
用馮媽媽者使看者眼中又時時不冷落瓶兒也文筆之聯
絡處如此誰其知之

王六兒與西門慶交結以利者也故初會即騙了頭再會即
騙房子

老馮瓶兒之奶娘也一旦得王六兒之些須浸潤遂棄瓶兒

第一

三十七回

如路人寫此等人。真令其心肺皆出。

如買蒲旬等。皆開寫吳月娘之好佛也。讀者不可忽此。開筆。今古稗官中。不能及之者。總是此等開筆難學也。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詞曰

淡粧多態。更的的頻回。那便認得琴心。朱許與。羅合歡。雙帶記。華堂風月逢迎。輕嚔淺笑。媽無奈。向睡鴨爐邊。翔鸞屏裡。暗把香偷解。

右調薄倖前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上

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廝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

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兩日雖是看了。几个都

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兵便跟跟前

一个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的。交新年十五歲。若

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話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

纔吊起頭兒。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綽的身子兒。纏得兩

隻腳兒。一些些擦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

的他娘說。他是五月初五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

是你老人家兒。了也愛的。不知怎樣的。西門慶道。你看這老

媽媽子。我不白要他做甚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罷。此

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管家。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

他尋你若與他成了官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个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个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所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今是家寒沒些備辦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

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

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个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裡請問你老人家几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要的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樂你老人家上門兒性人家雖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又不足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怎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不對道何說乃是內為政旨韓家王六兒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个媽媽子休要

說說馮媽媽道你當家稱呼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

觀後文

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听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

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

提是今處指神

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

意何居

往舖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

樣洗手剔甲楷抹盞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

來攪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

帶馬馮媽

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

出色倚與脫兒一化

面坐下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

奇名

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金比甲

二色裙子下邊顯着綉綉的兩隻腳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瓜

子臉描的水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裡何如先看他顏色油滑

見

淹淹潤潤不擦脂粉自然休態妖嬈嫵嫵娉娉懶染鉛華生定

精神秀麗雨彎眉西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

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

琴卓文君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來韓道

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一眼將前又

事兒起

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

有个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

慶花枝招颭也磕了四个頭起來侍立在旁老馮連忙拿茶出來

此處方有別先為娘婿所

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他遍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

女子烏雲墨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自與六

不謂愛姐却便令玳安毡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

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

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

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

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兒的事又教大爹

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

慶問道韓縣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舖子裡走

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

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現帖定情書是出門一直來家

把上項吉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牽既是韓縣計

這個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進來住兩

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

銀之類月娘道及緊儼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了送去咱這里不

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

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給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會話休饒舌過了

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

來進門與月娘大小眾人磕頭拜見說道蒙大爹大娘并眾娘每

抬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

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鄒陪坐與後文上紙受星對照

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裡衣兒又叫了趙裁衣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桃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粧描金箱籠鑾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借勢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道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出了他家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多問我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事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總是媒人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開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關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銀撥了个金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越絕恰合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道這婦人他是咱

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嬌樣，到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來等我，我問他討個話兒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裡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了熱飯炒麵，勸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呷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愁苦，有我那冤家，莫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到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急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婦人道：這話不得自責，兒人家教養，

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

這等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前插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

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裡晒牙，搯骨去了。

婆子道：怎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

不會，各人帶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句，說勾良久，看着說

得人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媒婆地人下水往以此等語可恨你家官人不

在前後思量，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

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

來不成。我舉保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肯不肯？筆尖狡婦人問是

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去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回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可嘆總走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婦人听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反如此接來真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奏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無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

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

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稱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拿去治辦酒菜那婦人听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拿籃子買了許多噴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筋麵餅明間內揩抹桌倚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送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子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个頭馮媽媽拿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

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紙窗門兒，
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
吊屏兒。上桌鑲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捧兒香。上
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
盤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下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
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拿托盤兒，說道：「你這裡
還要个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女兒去了，凡事不
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
你看个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
的來，少不得東轅西轅的。」央馮媽媽尋一个孩子使。西門慶道：「也
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我比俺家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
老人家自想累你。」老人來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心中甚喜。

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
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見南首趙嫂兒家有个十三歲的
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
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
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
又下禮去。」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个小梳兒
上坐下，厨下老媽將喫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箇軟餅。婦人用
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
房中盃盞盡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厨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
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

秀者乃
之造也

前一語與他做一處說話通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
合懽兒飲酒見無人進來樓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
搭西門慶玉莖是初會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
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
時分偏有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
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是手中甚是粗大一壁坐
在西門慶懷裏一面在上兩個口樓着一字親嘴婦人乃躡起一
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
牝毛疎秀是初會是既八後先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雙手提其
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或或風迷翠羽投氣鑽鴛衾翻翻上施雄壯翠帳中鬪勇男

兒氣急使鑽只去牝心窩女師心忙開口要來吞服袋一個使

雙砲的往來攻打內禰兵一個輪傍腰的上下夾迎臍下將一

个金鷄獨立高蹠玉腿弄精神一个枯樹盤根倒入謝花來刺

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關多時藏擺與腰再戰

百回換不去以上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馬甲將軍虛

救鎗側身逃命走臍膏落馬須臾蹂躪肉為泥溫緊粧呆頃刻

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

勛輪恰似猛風飄敗葉疏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

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比上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滾完

後編能又寫
半篇文字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姦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

邊揉着心子，纔過

金蓮書相兼笑

童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

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

二件積年好頭髮，把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个是處，

隨問怎的出了，越禁不的他吮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椿兒可

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纏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

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然則猶未

盡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裏，就兌了四兩銀子，與

馮媽媽討了了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

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來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

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

是盪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慈懃兒，圖些油菜養口，又夾敘

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鉄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裏打

勤勞兒，往宅裏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厮叫了他兩三遍，只是

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西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

李瓶兒說這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猶兒頭差事，叫一

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裏走走，見忙的恁樣兒的，丟平好些衣裳，

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了頭們，拆洗拆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

我的奶奶，你到說得，且是好寫字的，拿逃兵，我如今一身故事兒，

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鹽人兒，人情如李瓶兒道：媽媽子，請

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換的錢，不知在那裏，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

瓶耳去嘴也赶不上在這裏，換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

情不堪

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个拜佛的蒲甸兒來又好佛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粧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驢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八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王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吃他咭咭了這一

回來了王簫道娘問你替他取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

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拿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王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回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也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拿了庄子上去又插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拿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几个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他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几个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

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又稱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藥我明日蚤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句○反○照○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里小鬼

兩頭來回抹油嘴

此回入李智、黃三、總為西門死後冷處作襯故先為熱處多下趨附之人也

捧打搗鬼者蓋欲撇開搗鬼以便與西門往來也然必寫搗鬼有奸在先者一畫道國一畫六兒已伏一百回路遇之筭湖州養六兒以成愛姐之志也然此時不一撇去豈韓二竟忽然拋去舊情不一旁視乎故用王六兒以捧搗一關西門一打庶可且收起搗鬼至拐財遠遁用他着時再令其來可也

王六兒淫事必盡情寫之者蓋本意欲于潘六兒之後又寫一尤甚者也

第一
潘金蓮琵琶寫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風雨淒淒而瓶
兒處互相掩映便有春光融融之象迨後打狗畜貓皆此時
憤恨所鍾可知一家之怨恨固非一日所成稍有个意時爲
之主者當預爲調停庶不至于深耳彼西門烏得知
打韓二必用搥搥益爲琵琶相映成趣然則琵琶之恨亦無
非爭一棒槌耳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捧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詞曰

銀箏宛轉促柱調聲聲遠梁間巧作秦聲獨自憐指輕妍

戲陌上篇休按羅敷陌上篇

右調綿搭絮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所角門首看見玳安在所隔子前拿着茶盤
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撇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
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去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
步做一步走的去了是故王六兒財中色也不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河派了年
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家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
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鎖了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
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實官裏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
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叫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
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叫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何如西門慶

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湊个千五銀子與他罷他不敢少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叫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真誣西騙我打听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裏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么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俗人說定了我明日叫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叫他來我有勾當叫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叫玳安伺候馬轎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

手莫
理之
者
容他

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淨淨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厨下不去攬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拿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么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睜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盞來俺每吃耶嚶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裏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絕絕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裏去了把二搗鬼仰久又推了一交無情却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怒

口裏喃喃喃喃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叫你不要慌你另叙上了有銀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兒罵我訕我又趁我休叫我撞見我叫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賊不死的殺才你那里味醉了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老娘手裏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裏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看見一

做功德婦人道又叫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到衙門裏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裏叫丫鬟錦兒拿了一盞菜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到好个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馬在那里怎的不替你拿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裏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个內臣送我的竹葉青裏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拿的這鎰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

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插房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着獅子街那里替你備几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舖子裏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舌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恁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的打這條路兒來曲盡說一回房裡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席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的酒濃時兩個脫劍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神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錦

之害至此
憐天何
下些良
救此病

托子相思套珣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懸王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蹠鵝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鈴咿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牝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蹶的腿酸然則婦人反拿過抱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這只怕你不自在把你把淫婦腿吊着合你看好不好屈休西門慶真不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吊在床榻子上低着拽拽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纏待要抹去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跪他面前吮咂吞數次嗚咽有聲咂

可屬員如
侍奉司
可不休量
員之苦心
既勝於
賤吃屎

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弔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澁，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頗作抽送，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後越發粗大，叫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日要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股情事如畫。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是一股滋味，真好。要後庭花，有詩為記。

弄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裡走，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蹴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樓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門裡，差了两个緝捕，把二搗鬼拿到提刑院，只當做拘摸土賊，不絲分說。一夾二十打，的兩腿流血，睡了一个月，險不把命喪了。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攪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遲了几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爹費心，留俺府裡住了兩日，討了。

通國乃喊
也二搗鬼
乃二搗鬼也
是遠其名
人行而罵
是遠多論

峯賈妾
友代勞
初家此
此等不
而人然
未為以
妻女多
字之也

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西門親戚都是如此。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老爹厚恩，禮錢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沒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个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頭，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大管家，家裏是歡喜，說說笑笑，住了兩日。

可謂喊到
財之為物
蒼天

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冉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叫我拿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听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馬。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二兩，正說着，只見了頭過來，送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往厨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來，這里放水。」然則二搗鬼亦既明做矣。被他撞見了，拿到衙門裏打了个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

之為物
死了全
的死人
天

許了要替我在大街上買一所房子，叫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叫我拿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几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六兒全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舖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接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漢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到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舖子去了，與了老馬一兩銀子，謝他。又補出不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

新門回來，夏提刑見

西門慶到外，一四馬不知日裏如何

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叅將送他的，口裏總四個牙兒，腳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塹，初時騎了路上走，把腰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跑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腐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拿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其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煩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

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個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耐送馬之情。西門慶家裏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館，只為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所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聞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實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有此一段過正是得多少。」

金尊進酒浮香蟻

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裏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灯高照，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个二犯江兒水。先低唱道：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听得房簷上跌馬兒一片聲响，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响，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又彈唱道：

听風聲嘹唳，雪洒窓寮，在水花片片飄。

一回兒灯昏香盡，心裏若待去別見西門慶不來，又意見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釵挑。慵將香篆燒。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
與彈琵琶。唱燒香。對照。
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裏。心兒內。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

人有上稍來。沒下稍。且頓住。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灯笼。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服。止穿綾做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迎春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夜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今日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每次夜早。生李瓶兒道。你吃酒。吃了頭席酒。來你吃大。要來家。只怕。

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散香殺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几碟暖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拿杭兒在旁邊坐下。桌上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灯昏燭暗。一處熱一處冷。咫尺便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耽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雪。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綉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那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房裡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听罷了听了如同心上戳上几把刀子一般奇語罵了几句負心賊絲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此處高高心癢痛難搔愁懷悶自焦直與早下米教諸頭舒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裏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的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

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你快去請你爹

分付迎春安下个坐兒放个鍾筋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

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

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開了說吹了灯睡下了

妙西門慶道你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

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開角門打

了半日妙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八他房中

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倚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

兩三轉請着你不情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

日說道苦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裏隨我自生自活的

又來瞅探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上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

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
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裏
擺下棋子了咱們間着下一盤兒賭杯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
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裏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
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睜
着臉兒過日子哩深深埋恨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
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大醫來看你推白妙絕金蓮道你
不信却來台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目瘦的拍個人模樣
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裏灯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悴減容光

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

西門慶道金蓮道金蓮道

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試問如被西
門慶不絲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接過脖子來就親了个
嘴舒手被裏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裏去說道
我的兒真个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
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裏流罷了亂了一回
西門慶遇見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
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
了正是得多少

腰瘦故知閒事惱

淚痕只爲別情濃

是理家
進之批
難解

批石角

第三十九回

此回專爲佞佛邀福者下一針砭。

玉皇廟兩番措寫俱是熱鬧時候。卽後文薦亡亦是熱鬧之時。特特與永福寺對照也。

看他平空撰出兩付對聯。一人疏頭却使玉皇廟是真廟。吳道官西門慶等俱是活人妙絕之筆。

玉樓因看道士做的鞋。便想其有老婆。金蓮因道士老婆。卽想及尼僧漢子。王姑子直欲不做和尚。而金蓮又因尼僧漢子爲和尚。想及和尚老婆爲尼僧。然則官哥爲小道士。瓶兒不凡。几乎與道士有嫌疑之瓜葛。乎世人每愚而不悟。一味佞佛邀福。仙佛有靈。當亦大笑。

內中如道士改孩子姓花大不應稱舅皆極可笑事而確是
人情必有之事作者特借金蓮口中說出

篇末偏于道家說事之後又撰一段佛事使王姑子彰明較
著談一回野狐禪與上文道士相映成趣也然而三十二祖
投胎又明為孝哥預備一影則孝哥生几露而西門死几發
矣可畏哉

玉皇廟寄名接王姑子談經與後千金喜捨接二姑子印經
又是遙對章法

第三十九回 這和什麼題目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几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說說西門慶當日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

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濕鮫綃語言溫順實指望

買住漢子之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一轉替他

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

兩間到底四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房一

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隣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

慢都送茶盆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衆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

的過
些元
不道

問二位
心性對
神佛乎

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嬭稱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
子裏上宿叫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
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財有勢誰敢惹他如一月之間西門慶也
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看看臘月時分又
一年正月許多事却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
自此六字起須記清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盆禮物并天地疏
新春符謝灶詰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拿進帖來上寫着
玉皇廟小道吳宗喜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道出家人又叫他費
心分付玳安叫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
題起道一个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到把前日你
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廟裏還了罷月
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个外名
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裏就是了因問
玳安他廟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个徒弟應春跟禮來
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
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
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
應春躬身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

起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許了个外名
謝答子貴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
嘆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好笑的
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廟裏還了罷月
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个外名
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裏就是了因問
玳安他廟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个徒弟應春跟禮來
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
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
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
應春躬身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

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問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裏我有一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几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且日罷徒弟道此日正是天誕又玉匣託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問老爹多少醮欸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還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畢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酬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齋意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

過年

有永福寺之令

力如

久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

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生明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兩腳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礼西門慶預先首安童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竟不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寶幡過街榜棚一直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但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離簷綉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師將又照第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猗猗左右堵前白虎與青龍猛

勇人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个不壞金身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响自此便爲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繇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十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門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瑞章而開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恩九轉玉樞酌盟寄名吉祥普濟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靈光
吳帝居尊奉清修之靈寶

吳帝居尊奉清修之靈寶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排跪請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神鶴髮腰繫絲帶忙下經筵與西門慶稽首說道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增延壽命何以有叨老爹厚賞誠有愧赧經觀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殿所名曰松鶴軒那裏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令棋童兒拿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的快馬子還在這裏西門慶道也罷快騎接去棋童應諾去了

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遊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
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到壇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下樞
法事都是整做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乃具一文書奏名于三
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裏又添了二十
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
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
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
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所恩酹醮保安信官西
門慶本年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
年八月十五日丁未時生

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
時建生罷表白文宣過一遍接念云前云戊申此云丙申前云六
月此云七月總是寓言也

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于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
八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
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
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如此便可酹祝皇王之巨澤又
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
而下道慶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
兒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皈依三官殿下
賜名吳應元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簋裘之胤嗣保壽命

近萬天之帝駕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延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謹意前子平即有子平諸話頭相而便有風鑒的話頭今又撰一疏頭通真如畫文筆之無微不出所以爲小說之第一也

宜畢齊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九

十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符命

盡了文書叫左右捧一正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因辭再三

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咕碌碌雷動法鼓有若

春雷相似合掌衆道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縵

腳穿朱履手執牙笏開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拂引

西門慶進壇裏一路寫活見鬼向活三寶殿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睜眼

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八極九霄中列山川

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千秋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蓋

銀灯散彩天地亨高張羽蓋玉帝堂密布幢幡金鐘撞處高功

躡步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美

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猗猗直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

道白鶴翩翩下紫宸又寫壇場極力作盛滿筆為後文薦亡相映也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門兒裏地鋪錦

毯爐焚獸炭那裏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

人封了一屋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

權為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咱恁請你來陪我坐坐

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裏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

忙又唱喏說哥真个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白都是

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拿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

舅花子由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

了吃畢茶一同擺席長安吳道官心腸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同

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

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讓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

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

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膽兒家裏三四个丫鬟

連着娘輪流看視早為死光點明只見害怕貓狗也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

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裏邊桂姨銀姨使

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

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糖穰

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李銘道

小的早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

三十九回

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繼來了多上覆參本當親來不好來的這粗茶兒與參貴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又是一罈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貯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絲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無微不入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

花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關載前次請西門慶過了目

次上一段寄名

方纔收八金梳內共約八拾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今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裏送入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裏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聽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僱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小

兒莫不是也有漢子

和插人

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个帽子那裡不

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听得說你住的觀

音寺皆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

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只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

娘寄名的紫線鎖又是這個銀時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个字

帶着且是好看背面陰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

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六姐姐道士無礼怎

的把孩子改了一語說盡他的姓

痴人俗套

月娘道你看不知礼因使李瓶

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

他纔睡下又拉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个

西門慶底下同人人

分不忿拿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

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將都打到贅

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

好笑候人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

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

鬼兒的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

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

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只套上頂牌和尚道索說的

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處處寫恐說爲玉樓把

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拿个吓張頭兒

三十九回

話
小兒
什麼

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六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叫小廝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出來吃齋。過下無痕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建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會，的壽道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通

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去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听了一声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動是一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各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裏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

瞧只好了你吃的恁愁七的來家又豈是婦人對夫之言月娘便問

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瞧事還沒

了恐怕家裏没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吳道士

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

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裏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

叔謝三叔又有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不知纏到多咱晚只吳大

舅來了門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

兒在跟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門兒親死了

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而今時世必如此方是敬濟道

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兒嫁鄭恩睡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了

大姐道賊囚根子快蓋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裏恁恁那

說了又豈是婦人對夫之言敬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蹌蹌

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掌上燈燭放桌兒擺上菜兒請潘

姥七楊姑娘大妗子與眾人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麪吃

到酒闌收了家伙抬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開了炕上

放下小桌兒眾人圍定兩個姑子正坐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

燭聽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

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

說起漫漫一程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懷佛法難開棄了家國富貴

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吳

月娘說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講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

四碟兒素菜醃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

三十九回

姥陪二位師父吃大於子說俺每都剛吃飽了叫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裏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兒裏是燒骨朶姐七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裏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寄一、同、安排路徑耶裏進來了玉蕭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嘆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營下衆了鬚婦女圍定兩個姑子

吃了茶食收過家活紅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

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

中修行白日長晚聽經夜七參禪打坐四觀禪師見他不凡收留

做了徒弟與了他三件寶貝叫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

金小姐在濁河處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

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儘圈上來就住房裏睡去

了個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個尺剩

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七孫雪娥楊姑娘大於子守着又聽到河

中漂過一個大鱗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

子又接唱了一個耍孩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桃兒也

兒時來
人都不知
心的有孕
的見人小
呀

權住十個月為什麼轉凡度眾生更談打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一個大妗子揷在月娘裏間床上
 睡着了一個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一個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間
 小玉這天有多少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叫了月娘方合
 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裏去了郁大姐在後邊
 雪娥房裏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
 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吃了纔睡大
 妗子在裏間床上和王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
 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小姐怎
 的逃坐來到仙人庄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又
 心的一直走到濁了二椿定見由黃梅寺聽四祖說法

就誤了多少
 人所以大聖
 准道也

是書中筆力以上共筆一段
 了越發好信佛法了以上一段特為孝奇作根既有詩為証既知佛法如何

聽法聞經怕沒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誘奸壞人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飯糧

名節

吳氏雖未淫行然誘其僕妾作姦
 以為自己把持之地壞人名節其罪應加
 一等

第四十回

此回小文。爲下回憤深作引也。蓋金蓮之憤。何止此日。起然金蓮生日。西門乃在玉皇廟宿。玉皇廟却是爲瓶兒生子。則金蓮此夕。已二十分不快。乃抱孩兒時。月娘之言。西門之愛。俱如針刺眼。爭之不得。爲無聊之極。思乃梳了髮以邀之也。雖暫分一夕之愛。而恨已深矣。宜乎後文。再奈不得也。文字無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豈不是信手寫去者。

寫月娘所王姑子之言。又寫盡尼僧之惡。看者讀此回後。不閉門謝絕此輩者。非人心也。豈必因金梅方謝絕此輩也可笑。

兩段文字。却兩脊夾寫如王姑子。同月娘喜事一段。下夾瓶兒希寵一段。又寫王姑辭去一段。又夾寫金蓮梳了髮一段。

也章法井井不紊一段一段又一段非君批出人不見吟已
未必寫裁諸色衣服照人雙目蓋預為聯姻賈富貴地也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了鬟金蓮市愛

詞曰

種就藍田玉一株。看來的的可人娛。多方珍重好支持。掌
中珠。倖倖漫驚新態變。妖嬈編與舊時殊。相逢一見笑
成癡。少人知。

右調山花子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
的說。及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此處。古。明。前日八月裏因買了對

過喬大戶房子。平白做每節。去看上他那。一腳躡滑了把
个六七个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喜。王姑子道。我的
奶奶有七个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襁褓裏。我和了頭
點燈撥看。瞧到是个小厮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
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个兒來。強如別
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个兒子。何等的好。月娘
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
行一个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
當時小產了。几胎白不存。也是个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子
好不好。一个滿抱的小厮兒。也是个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用着
一件物件兒。雖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

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埋王子日人不知鬼不
 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等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
 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
 僧也有七十多歲原在地藏菴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菴兒
 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
 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
 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
 你老人家計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里沒尋處恁
 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抱出來使了罷可月
 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
 姑子道這個到只是問老娘尋些你你整治這符水你老

訣別

人家吃了膏情就有難得你明日房

小子个即屋

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我肯
 對人說金蓮說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

慶打廟裏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了月娘因說

昨日家裏六娘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

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

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一夜酒今早

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又照舊告訴了一回

玉簫遲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裏去走到前邊書房裏揉着床上就

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

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叫他吃

奪字用的
分精神才
可敬

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服抱
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
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頂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
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叫他媽媽抱罷你這蜜褐色挑綉裙子
不耐污撒上點子贖到了不成月娘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
金蓮便跟着不^{安得}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
就躲出身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
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裏擺下飯叫你吃去
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丟起頭那
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兩把大刀}邊一个坐在床上把孩
子放在他面前怎^{磨刀呢}不一時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

要不敢說可
乖心然作者
這等要透
情可愛

抱到懷裏與他親个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
道士兒吳應元你噫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裏使牛耕地來今日
乏困的這樣的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怎大胆
不來與五媽磕頭^{每事必尖酸說出世有以}西門慶道昨日醮事
散得晚晚夕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車頭酒在這裡睡
回還要往尙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
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
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
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裏還不待吃等我去阿些
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

金一子書
床上正中間，腳踏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不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裏，說道：『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檔裏，拿裙子裹的，沿沿的。注婦百數，皆搗出矣。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衙門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怕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一好手，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便來。」

月兒來月

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所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尼僧牙婆，決不可抬舉，在深官大院相伴。這婦女俱以談經說典為繇，背地裡送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故以此為孝哥坐胎之有詩為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官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髮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楷髻，把臉擦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灯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粧扮了頭，哄月娘眾人要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粧扮起來，活像個了頭，我那屋裏有。」

莫什麼怕要
什麼
燈籠之
記

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
个了頭說他們說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裏走走走到儀
門首撞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
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
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眾人都在炕
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爹白裏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
子買了人家一个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拿轎子送將來
了月娘道這个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
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了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姑子
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几房娘子勾了又要他來做甚麼
王樓心月娘道好奶奶你保的有錢就買一百个有什麼多道盡
王樓心月娘道好奶奶你保的有錢就買一百个有什麼多道盡

不揭蓋
連我
不出來

俺們都是老婆當軍克故見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
地裏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看印李瓶兒後邊跟
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
久進八房裏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
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哧的一笑
玉樓道好了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
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道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
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頭起
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
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走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
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

藏在明間裏等他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姪子出去了進八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个二十歲了頭來說是你叫他送來要他的你恁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里叫他買了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了頭也領在這里我不哄你你不信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了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胆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担主子也是个不听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所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腳兒歪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

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灯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植鬢裝了頭笑的眼淚縫兒潘金蓮那金蓮就坐在旁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胆了頭新來乍到就恁小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越着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了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髮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髮髻了月娘月娘故妙眾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里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灯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西門慶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盤餚品一罇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六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姪子也不必家去了叫賁四叫將花兒

你也不作也
可愛

西門慶
玉樓
金蓮
月娘
大姪子
夏六人
娘子
張親家
母
大姪子
不必
家去
了
叫賁四
叫將
花兒

第一奇書

此打真的
樣圓備
大才調
世老其
利之向也

匠來做几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他來扮西廂記
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姐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灯吃酒我和應
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
酒上來潘金蓮通酒眾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
扮了頭灯下艷粧濃抹不覺淫心漾漾不往把眼色逼與他金蓮
就知其意就到前面房裏去了冠兒挽着杭州繡重勾粉面復點
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是齊整酒茶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
來到見婦人還梳起雲髻來心中甚喜携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
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通酒西門慶道
小油嘴兒頭裏已是逼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个大夥
哩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美兒與你通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

樂

門如何
怎對金
又怎對
門達也

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抱在懷裏膝蓋
上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十二日喬家請俺
每都去只叫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下帖兒都請你每如何不
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裏等他娘哭金蓮
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几件子沒件好
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几件子裁與俺們穿
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明家擺酒請眾官娘
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常是說着你把臉兒愁着要
歡時可西門慶笑道既是怎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
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
道對趙裁說多帶几個人來替你們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

愛男
榮
不
差
為
是

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這我早對你說過好。不。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是處指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鴛鴦整狂了半夜。寫出固妙不寫的。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庫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每人故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毡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邊邊葫蘆樣鴛鴦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

蓋寬挑遍地金做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鵲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與共裁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个裁縫在家價造不在話下正是

蓮

日。記。者。多。程。此。在。留。神。不。可。有。再。三。初。日。

十二月初十日自去自來一。件。大。氣。扣。去。錢。要。半。忍。字。第。一。步。

錦綺珠翹飾美娃

